



青梅卓瑪

67
2-1

短篇小說集
青 梅 卓 瑪
刘大为等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西寧

青 梅 卓 瑀

刘大为等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西宁新生印刷厂印刷，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 $\frac{5}{8}$ ·82,000字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

*

统一书号：10097·160

定 价：(3)0.38元

目 录

- 青梅卓瑪.....刘大为 (1)
- 古茜与德茜.....刘 克 (12)
- 巴 莎.....刘 克 (22)
- 古堡上的烽烟.....刘 克 (40)
- 次仁拉姆.....张戈魁 (52)
- 郎杰报矿.....单 超 (60)
- 雅鲁藏布江畔的夜火.....郭超人 刘汉君 (68)
- 追.....海 默 (71)
- 一只脚.....褚忠庆 (92)
- 流浪儿索郎.....郭超人 (107)

青 梅 卓 瑪

刘大为

崗底斯山麓，雅魯藏布江南岸的初夏，景色是那么迷人而又变化多端：刚才，灿烂的阳光还照着明净的雪山，一羣羣的白鷺，一行行的野鴨振翼而飞，直上青天。一会儿，低空突然布满烏云，灰暗的低霧在山腰游动，頃刻間，那霧变成晶瑩的雨滴撒在山旁、路上和碧綠的青稞麦田里，雨中的一切景物都閃着白光，空气里發散着秋天般輕松馥郁的气息，我們的車队在雨中奔馳，就好象从夏天走入秋天一样。可是，沒多久，那細雨却又变成冰雹，带着海潮般的襲擊，冬天的严寒从天而降，我們急忙从車上取出皮大衣禦寒，剛穿上不久，也就是一霎眼的功夫，冰雹、細雨又都跟隨着烏云消失。这时，我們的車队正行进在一座山梁之上，俯首下望：一条美丽的长虹出现在我們脚下，橫跨在雅魯藏布江上，这时我們的車子好象在长虹之上飞跑……

“还不到一个鐘头，我們簡直过了春、夏、秋、冬四季。”我們一面脫掉身上的皮大衣，一面感叹着这奇妙的景色：“变化得真快呀！”

“可是，这里的藏族同胞变化得更大、更快！”和我們同行的解放軍某营教导員汪波同志意味深长地对我們說着：“再

往前走不远，就快到我們營的駐地——杰得秀了。我們要在哪儿休息，你們跟那里的藏胞談談，你們會發現藏胞是多麼可愛，他們進步得是多麼快……”

果然，車行不遠，拐過一個山彎，在一個大雪山下出現了一個挺大的莊園。在通往莊園的新修的公路上，孩子們自動地排列在路旁，舉著小手歡迎我們，他們歡樂地追逐著汽車。當我們的車子放慢了速度準備開往杰得秀的時候，孩子們自動地跳上車來，同我們一起乘車進莊，高興得齊聲唱著“社會主義好”的歌曲。在田里勞動的農民們也被這個動人的場面吸引到路旁，舉起手中的農具高喊：

“金珠瑪米（解放軍）辛苦了！”

我們每個人都被藏胞的熱情所激動，教導員汪波同志禁不住對我們回憶起他們剛剛來到這裡的情形來：

“……變化的確是快呀，這才多久啊，也就是十多天以前吧；那時，這裡盤據著叛亂匪徒；也不知從甚麼年代起，西藏勞動人民見了貴族頭人，一定要彎腰吐舌，表示尊敬，說話也要一面點頭稱是，一面還要倒吸涼氣表示懼怕老爺們。稍一不慎，老爺們的皮鞭就會抽下來。臨了，老爺們要走了，農奴們還要匍伏在馬的旁邊，讓老爺躡著上馬……可是，十幾天以後的今天呢，我們消滅了叛亂匪幫，連那些不知甚麼時候留下來奴役压榨藏胞的舊制度舊規矩也逐漸跟著消滅了。在內地，你們看到孩子們跟我們一同乘車，向我們歡呼，一同玩耍，那當然算不了甚麼，可是，你想想這裡的人們從前被奴役的精神狀態，再看看眼前他們揚眉吐氣的歡樂情形，你再想想這個變化，該是多麼令人激動啊，”

教導員汪波同志沉浸在深長的回憶之中，一反他平時不大愛說話的習慣，他接著說：

“假如站在你面前的藏胞，咱們的階級弟兄，不是現在这个样子，而是向你弯腰吐舌，倒吸凉气，你們作何感想呢？”

“当然不好受，当然难过呀！”

“可是，我們剛到这里的头几天，遇到的藏胞也象从前对贵族头人那样吐舌吸气，战士们难过得不行，大家自动地向藏胞宣传解释，又没有那么多翻译，怎么办？那时，我們的工兵还没有赶到，我們动员老乡們去修公路，用汽車接送他們上工地，說甚么也没有人坐。昨天他們还讓贵族、叛匪、藏兵当“上馬石”踩着上馬，今天，这些汉人的军队却要用汽車接送他們去工作，他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們的誠意，害怕这里会有什么鬼，末了不是打，就是罰銀子，罰得傾家蕩产……”

“快說吧，那么后来到底怎样？”我們急切地追問。

“別急呀，現在，不是連藏族小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同我們坐在一起了嗎。”

“是啊，可是，这么大这么快的变化又是怎么發生的呢？”我們还是有点着急。

“这也是我想要跟你們仔細談的事，这里面还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就住在杰得秀，并且，我还可以介紹你們認識这个女主角。不过，現在不能讲了，等我們宿了营，吃过晚飯，我再仔細講，好不好？”

二

晚飯之后，帐篷里点起一盞油灯，大家围坐在四周，一面喝着酥油茶，一面繼續听汪波同志讲故事。

……接着講吧，下午不是讲到藏胞无论如何不肯乘坐我們的汽車嗎？剛巧，我們营的藏語翻譯又隨营長出發走了，一时难以解释清楚。那时候，就別提有多着急了，战士们比比划划

用手勢請老乡們上車，老乡們反而往后直退。这时，突然从人羣里走出来一个年輕的藏族姑娘。

她是一个平常的藏族姑娘，象她这样的姑娘在西藏多得很，在农奴主的庄园里、田地里，你可以一羣一羣的看到她們。有的給农奴主织氍毹、地毯、磨青稞、背水；有的象牛馬一样在田地里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为农奴主种地……总之，她們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为农奴主进行着无偿的劳动。

我們当时看见的这个从后退的人羣里走出来的姑娘，就是这些为人奴隶的姑娘中的一个，她虽然穿着破爛的长裙，髮辮也随便地纏在头上，然而她那长期被高原上灼热的阳光晒得黑紅的脸，那双由于长期劳动而健壮起来的手臂，再加上她那匀称的身材，显得非常健美。她那双明亮美丽的眼睛閃耀着恳求的眼光，使人联想到夜空的星星；而她这英勇的行为，刹那间使我們立即感到，她会成为我們党的好女儿，她是我們无产阶级的亲姊妹。

你看，她从后退的人羣里前进到战士身边，她和战士一起登上卡車，然后拿起工具，威武地站在司机棚后面的車厢上，迎着紅紅的太阳，向工地开去。刚到工地，她立即跳下卡車，等到徒步赶来的藏族老乡一到，她就向大家高声地講說着甚么，还一面做着手勢。这一切我們当时都无法弄清楚；这个不平常的藏族姑娘叫甚么名字？她为什么敢和我們一同乘車？她向老乡們講了些甚么？……

說来奇怪，經過多半天的劳动，傍晚，当我們收工要回杰得秀的时候，大多数的老乡們，突然起了变化，大家竟然跟着那个藏族姑娘和战士們一起乘坐汽車来了，这簡直是奇迹；当汽車开动之后，藏族姑娘显然为大家能跟隨她一起来搭乘解放軍汽車这件事所激动。更奇怪的是，她竟然在車上縱情高歌，这

是我們平叛以來，在山南地區第一次聽到藏胞是那麼真摯、那麼動情地用藏文歌唱着“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

儘管我們千百萬次地聽過唱過這首心愛的歌，然而，現在，我們的心情都好象第一次聽到這首歌那樣激動。毫不誇張地講，這是我們生平聽到的最好聽的歌声，遇到的最好的歌手！

當夜，我們在叛亂了的宗政府的房子里開會，和全營的幹部一起，研究如何開展羣眾工作，招降零星叛匪，發放青稞救濟藏胞等問題。一開始，大家反倒討論起白天遇到的那個可愛的藏族姑娘的行動來了。營長帶着翻譯同志出發還沒回來，因此當天無法弄清楚這個姑娘的來歷。儘管如此，大家認為，這個姑娘一定是從別的地區，有過我們軍隊駐紮過的地方來的，她了解人民解放軍是藏族人民的救星，要不，過去西藏噶廈政府不允許我們開展工作，也不許解放軍和我們地方幹部來的這個地區的人，怎麼會唱東方紅？看來一個才不過十七、八歲的姑娘怎麼會這麼與眾不同地大膽地接近我們？

我們正在熱烈地討論着，突然，一個不大的紙包，從敞開的窗口打進來，正好打在我們的辦公桌上，蠟燭旁邊。當時，大家一驚，立即沉着機警地走出門外，月光下，我們看見一個人影閃進宗政府院子裡的配房去了，原來宗政府的許多奴隸還住在那裡。這時，游動哨來報告我們，剛才他們暗地里跟着一個沒有武器的人在這個房子的周圍轉游了很久，最後，那個人把

一个小纸包丢进房子里之后，回身走进配房。哨兵暗暗跟到配房一看，你道这人是誰？原来就是唱“东方红”的那个藏族姑娘！

回到房中，借着烛光，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一幅奇怪的图画：用烧柴形成的自然炭笔在纸上画着一幅画：一座山上的喇嘛庙，从窗口里露出来两个带枪的藏人，戴着毛皮帽子；另外，还有一个喇嘛也带着枪，庙的上空还画着一个挺大挺大的圆月亮，就跟今夜我们看到的一样。图画得并不高明，既不合乎透视、解剖，线条也不熟练。然而，画面中出现的情节却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首先是这地点，不是嗎，就在杰得秀的西山頂上有一座喇嘛庙，除此之外，这附近山上再也没有寺院了；那么在喇嘛庙里的三个人是誰？尽管那头上的毛皮帽子画得并不太象，可是它使我们联想到所謂康巴人，那些叛乱匪徒的装束来了；最后，那当头的明月也提醒我们：刻不容缓立即出发。我们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搜索队，携带着一挺轻机枪，神不知鬼不觉的，踏着月色星光，矫健地爬上西山；突然出现在画上画着的那个寺院房子的窗口，打了个小歼灭战，活捉了被我们击溃而逃到寺院来的零星匪徒。后来了解到，当时，这些亡命之徒正企图和这个寺院的反动喇嘛們勾結在一起，继续再干伤天害理、杀人放火、叛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不用說，这个歼灭战的头一功应该交给那个藏族姑娘。

可是，那个藏族姑娘究竟是誰？

三

那个藏族姑娘究竟是誰？

“我叫青梅卓瑪！”

第二天，她通过翻译同志兴奋地向我們讲述着自己的身世、愿望和理想。

她剛剛十七歲，可是已經給農奴主當了十六年奴隸。準確地說，她剛一生下來，就成為西藏反動上層階級的奴隸，那時無論在昌都，還是在山南都擺脫不了這個悲慘的命運。

小時候，媽媽告訴她，原來他們是西康人。已經記不清那一年了，媽媽為了朝佛，為了下輩子不再淪為奴隸，能夠轉世為人，她每走一步磕一個頭，要從西康磕到拉薩；不管過冰河，還是翻越五、六千公尺的大雪山都要磕，遇到冰就爬在冰上磕，遇到雪就跪在雪窩里磕；餓了，在路上畫上一個記號，跑到附近的莊園里去討口飯吃，回來，從畫好記號的地方，接下去再磕；夜里，睡在雪山上，冰川里，第二天，爬起來再磕，直磕得頭破血流，手腫腳爛，還得磕。從古以來，西藏地區的大農奴主們和反動的喇嘛們互相勾結在一起，對廣大的藏族勞動人民說：“你們上一輩子是惡人，如今，佛祖令你們轉世受苦，你們要好好尊從佛命，安心接受懲罰，要求大慈大悲的佛祖保佑你們來世不再轉為惡人……”就這樣，這些反動的統治者們，不但奴役着他們的肉體，也麻醉着他們的精神，不但欺騙壓榨他們的這一代，連這些人死后還要威脅；這是多么令人髮指！很多人受了他們長期的欺騙麻醉，往往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無論是活着，還是死去，都得受農奴主們的壓榨，剝削，和殘酷的鞭打，甚至割頭，挖眼……

大概，青梅卓瑪的媽媽，是為了想要逃脫來世不再過連牛馬也不如的生活，祈求神的幫助，才一步一頭，不知磕了多少年，磕出了多少血汗，還沒有磕到“聖”地。有人磕到半路上，由於飢寒交迫就活活的磕死了。這時候，那些大農奴主和反動喇嘛們又出來說了：“這些佛門弟子，磕頭拜佛，感動了神，已經提前超度他們升天去了！”幸好，青梅卓瑪的媽媽沒有提前升天，她終於磕到了“聖”地，爬到了拉薩，可是，結

果如何呢？

她淪为乞丐了，貧病交加地在金頂布达拉宮下面的大路上乞討度日，不知怎么惹恼了噶廈政府，竟然强迫把她拉去，給一个藏兵班十几个人当老婆，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們，是多么的无耻、狠毒而野蛮！

后来，这队藏兵穿着英帝国主义式样的軍装，代本戴着白手套，挂着腰刀，軍乐队吹奏着“桃花江”“何日君再来”的乐曲出發了，他們从拉薩开往昌都。原来，青梅卓瑪的媽媽从东磕到西，这一次，虽然没有从西又磕到东，可是，一路上，受着十几个男人的折磨，虐待，鞭打，有时还遭到那些兽欲无止的藏軍官們的調戏和强奸；这难道也是神的旨意嗎？！

在路上，媽媽生下了青梅卓瑪，从此，媽媽就含着眼泪，屈辱地抱着小卓瑪爬过雪山跋涉冰河，再艰难的日月，再悲惨的生活，媽媽也能承担，她心里隱隱地含着希望：“我的小卓瑪的生活会得到改变的。”

在昌都，媽媽又生了一个小弟弟。过了几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昌都，她們母子三人的生活才真的起了变化；藏軍被遣散了，再也沒有人来折磨她們了，这时，十来岁的小卓瑪領着七、八岁的小弟弟，欢乐得象小泥鳅似的，整天在人羣里挤来挤去，解放軍叔叔还教給他們唱歌，媽媽也从解放軍叔叔那里領来了糌粑，嘿！还有酥油呢，媽媽不再为孩子们吃不上糌粑流泪，小卓瑪和小弟弟扎西一起高高兴兴地用手在木碗里和着糌粑，一面还哼着刚刚学会的新歌，媽媽也乐得閉不上嘴，一会說：“解放軍把惡魔赶走了，太阳出在穷人头上了。”一会又問小卓瑪：“你知道解放軍是什么人嗎？”

“你說呢，媽媽？”

“他們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薩兵。”

“不，解放軍叔叔說，他們是共產黨的軍隊，是老百姓的隊伍。”

“對，共產黨和毛主席是我們的救命星啊！”

這兩天，媽媽更高興了，越發顯得年青起來了，原來，媽媽和一位被農奴主從山南抓來的畫匠好起來了，他們兩個人結了婚，小卓瑪小扎西也一起跟爸爸媽媽回到了山南地區。

怎麼解放軍叔叔還不到山南來呀，他們離開昌都的時候，聽說解放軍叔叔隨後也會來的呀；要不，他們還不會離開昌都呢；真想你們哪，叔叔；有一天，小卓瑪做了一個夢，夢見解放軍打着大紅旗，跨過雅魯藏布江來了，樂得小扎西還直拍巴掌。這要是真的該有多好啊！

爸爸剛一回到故鄉，逢人就講：雪要融化了，太陽也要出在我們窮人頭上，解放軍共產黨快要來了。那時候，爸爸可愛小卓瑪、小扎西呢，同他們一起唱從解放軍叔叔那裏學會的歌，同媽媽商量着解放軍叔叔來了之後，怎麼過好日子的事，有時候爸爸還高興地教給小卓瑪畫解放軍叔叔帽子上的紅五星呢。

有一天，爸爸被農奴主的管家叫走了，可是，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媽媽每天又在眼淚中生活。最使小卓瑪小扎西不痛快的是，媽媽不但不許他們再唱解放軍叔叔教的歌曲，而且，連“金珠瑪米”都不許提了。

媽媽再也忍受不住農奴主的折磨蹂躪，她終於病倒了，有誰來搭救她們？農奴主不但不給媽媽治病，反而照樣強迫她們母子三人去為農奴主勞動，就這樣，媽媽終於結束了她悲慘的一生；媽媽臨死的時候緊緊地拉着姐弟二人的手說：“孩子，你爸爸說了解放軍的好處，貴族們懷恨在心，把他綁在木桩上，先是割舌，挖眼，然後，一刀一刀地活活地把他殺死了。你們盼着

吧，听说，解放军已经到了拉薩，他们会到山南来的。到那时，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可是，平常千万别提……”

打这以后，姐弟俩，每天都含着眼泪给农奴主干活，但，她们的小心眼里却燃烧着希望，等啊，亲人哪，解放军叔叔们，你们甚么时候来呀！不久，杰得秀的农奴主把小扎西当成“礼物”送给了另一个农奴主，强把姐弟俩拆开了。小扎西被送到何处？还活着吗？小卓玛每天晚上都流着眼泪想着弟弟，她一点也打听不到消息，也不敢去问管家。

解放军叔叔，你们怎么还不来呀，快来救救我们吧！

四

“可把你们盼来了！”青梅卓玛擦了擦眼泪笑了。这时，我们大伙也跟着笑起来了，也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大家都哭了，尤其是我们营长，两眼泪汪汪地把手绢都擦湿了，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七、八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落泪呢。

青梅卓玛又仔细地向我们控诉了叛匪的罪行之后，说道：

“你们一来，从那发光的红五星的帽徽上我就认出来了。可是，老乡们没见过你们，再加上叛匪造谣，不敢接近你们，我怎么说也不行，于是，我就带着头上汽。到地方之后，老乡们一看，我还好好的活着，没让你们拉走，大伙的心眼才活动开了。我借着这个机会又把我闷在心里七、八年的话，我最喜欢说的“金珠玛米”的事说个不停，把我最喜欢的歌也高声唱出来了。

“当天晚上，我得知西山喇嘛庙里来了叛匪，老乡们都不敢报告，害怕叛匪报复，我又找不到翻译，才画了个画，把它扔给你们……”

从此，青梅卓玛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又爱说又爱笑，

又爱唱又爱跳，更重要的是，她成了我們开展羣众工作的有力助手，向羣众宣传，向我們报告匪情，帮助我們爭取瓦解个别不敢下山的叛匪。有几次她还跟随清剿叛匪的部队到大雪山上，去喊話，爭取了好几个藏在山洞的叛匪投降呢……

教导員汪波同志的故事講完了。我們的心还长久不能平靜，我們多想馬上就看到她呀。

第二天，一清早，我們终于看见了青梅卓瑪，她还和我們一同乘車到泽当去。原来，山南平叛部队的随軍医院，在泽当办了个卫生訓練班，吸收了一些过去被貴族奴役的小“馴生”（奴隸）、培养他們成为第一代为藏族人民服务的新門巴（医生）。青梅卓瑪，是杰得秀駐軍专门保送的，教导員汪波同志要亲自送青梅卓瑪到訓練班去。

傍晚，我們到了泽当，很順利地找到了訓練班的驻地。訓練班的負責同志非常欢迎青梅卓瑪来学习，他立即引导着我們到課堂上去，他告訴我們，學員們正在进行訴苦教育，今天下午是泽当的一个小英雄講述他遭受的奴隸生活以及他的英雄事迹：泽当叛匪窜逃之前，奴隸主把他鎖在二层楼上，他冒着生命危险跳出来，帶領解放軍去追击残匪……

我們都很高兴地陪着青梅卓瑪一起到課堂听这位小英雄講述自己的英雄故事。青梅卓瑪刚一迈进課堂的門就停住了脚步，她两眼一直盯着站在台上那位看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小英雄，看着看着不禁高声地喊出来了：

“是你？小扎西！”

站在台上的小扎西立刻認出了青梅卓瑪，飞跑下来：

“姐姐！”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59年8月8日于北京）

古茜和德茜

刘 克

在漫长貧困的岁月中，古茜和德茜终于都长大了。

从小，这对双生姐妹就显得異常聰明伶俐，割草啦，放羊啦，拾麦穗啦，没有一个孩子能比得上她們；她俩常常一边唱着，一边搓着毛线，歌声宛轉而悠扬，搓出来的毛线呀又細又匀称。如今，当处女的紅暈和羞澀从脸上掠过的时候，村子里的小伙子一见了就發呆，天啊，黑亮黑亮的眼睛比酒还醉人哩；

古茜和德茜很早就死去了母亲，家里除了阿爹登孜，沒旁的人了。阿爹是个安分守己的老头子，平时很少說話，从沒和人爭吵过，十几年来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一間低矮的小屋里，象牛馬一般地給老爷扎西貢种地。

一般的說，老爷是不輕易看上农奴的女儿的，不过既然看上了，不給也不行。象古茜和德茜这样出色的姑娘要躲过扎西貢的眼睛是不可能的。当然，比起来，要算妹妹古茜更漂亮些。一天傍晚，姐妹俩去給老爷家背水，走进院子时，扎西貢正倚着雕花的栏杆，眯起眼斜睨着古茜和德茜，耳朵上鑲宝石的金环不住地晃蕩。最后，他的眼光落在古茜頰长一身腰和挺起的胸脯上……

第二天，扎西貢派人把登孜找去。不久，阿爹回来了，眼角上掛着泪珠，怕冷似的蜷縮成一团，猛然間显得那样蒼老。停了半天，他才以极低的声音对古茜道：

“去吧，到老爷家去……”

古茜明白了，咀唇立即顫抖起來。哭了。

村子里，有誰能抗拒扎西貢的話呢？哭了又哭。就在这天夜里，她逃走了。

逃走前，她悄悄地跟德茜商量，約她一同逃走，如果万幸能逃出去，将来再回来接阿爹。可是，德茜不敢，听了阿妹的話以后吓得好半天說不出話來。这弄得古茜發火了，嚷道：

“你怕什么？解放了……”

德茜也知道：解放了。去年村子里还駐过解放军，他們都是极善良的新汉人。但是，那又怎样呢？扎西貢至今还是有权有势的老爷呀。你跑，不出一天扎西貢的馬队就会把你抓回来，活活打死；再說，平时离开村子稍远一点都害怕，現在一个姑娘家要逃到那遙远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这真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

她把些想法告訴了古茜，接着凄凉地补充道：“唉，算了吧，认命啦！”

古茜开始有些犹豫，哭了一陣，但一想到扎西貢那副丑恶的咀脸，就憤怒地一扬头說：“不，我要走！打死我也要逃走！”

姐妹俩抱着哭起来。后来，德茜把母亲临死前留給她的两块銀元塞給了妹妹。这样，古茜背上一小袋糌粑，徒步走了。为了避免阿爹拦阻，根据古茜的囑咐，直到天亮前，德茜才把真情实况告訴了他。阿爹听了，半天沒有吭声，靠牆呆坐了很久，然后嘶哑地喃喃道：“德茜，你在哪儿？”

早晨，扎西貢的鞭子向登孜揮舞着，吼叫着。随着，果不出德茜所料，追赶的馬队便分头出發了。

可怜的古茜，沒命的在荒原上奔逃了一夜，爬到沟洼里喝了两口水，重又辨認着方向，向北逃去；她記得解放军离开庄子时就是向北开去的。中午，蜿蜒的康藏公路橫在前面了，而